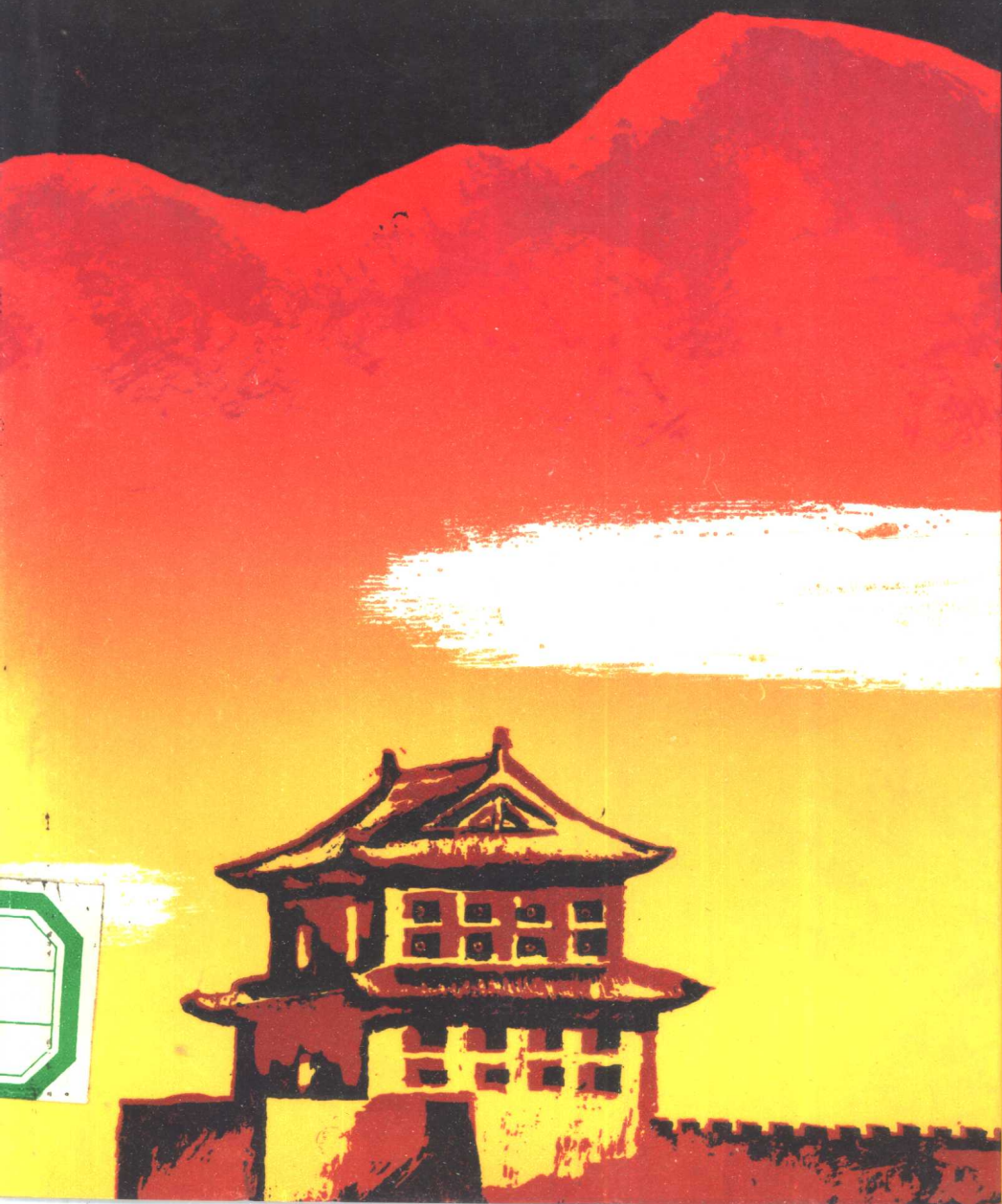


血映关山

——神州烽火录 马加 著





2 033 8093 8

马
加
著

血映关山

——
神州烽火录



内 容 提 要

纪实体长篇小说《血映关山》，以八年抗战为背景，围绕二男二女两对东北流亡青年的革命经历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北平沦陷后，京西、长城一带烽火硝烟的抗日战场、辽河岸边东北人民的困苦生活和不甘压迫的反抗斗争，以及当时抗战心脏延安的种种情状。尤以对延安中共上层人物及“陕北公学”、“抗大”等一些军政学校学生生活的描写而富于特色，耐人咀嚼。

作品着意刻划了周云、叶雨芳、沈风、柳亚雄等人物形象。他们的爱与恨，喜与怒，强烈地体现着那个时代的色彩。读来颇蕴深意。

封面设计：张晓光

责任编辑：韩亚君

血 映 关 山 ——神州烽火录

马 加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香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1/32 11.75印张 2 插页 241千字
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—4,500册 定价6.65元

一 七 夕

七月七，鸟雀稀。

周云记得小的时候，每年七月七夕，妈妈领他到院心乘凉，望着银光闪闪的天河，给他讲七夕的故事。牛郎织女隔着天河遥遥相望，只有每年七月七夕才能相会一次。到了这一天，鹊雀都飞到天河上去给他俩搭桥，所以就显得特别稀少。

周云望着天上的牛郎织女星，引起了许多联想。

自从“九·一八”以后，他流落到北平的街头，每次怀念山海关外的故乡，都觉得比天上的银河还要遥远，还要难以攀登。他记得那年为了联络东北义勇军，冒着危险闯过山海关，在巨流河北山找到沈风领导的第九路义勇军，于小拴陪他蹲在山下的草棵里，露水珠湿了裤角，望着辽河对岸的黄花岗子，村落依稀在望，片片的树丛，缕缕的炊烟，河滩地上的青纱帐子，清晰地映入眼帘，看得亲切，几乎用手摸得着，只隔了一条浪涛滚滚的辽河，他没有能够回家，觉得多么遗憾！

他又想起叶雨芳来了。他和叶雨芳的结识不算短了，两个人都是东北流亡青年，情投意合，本来可以幸福地结合，但是，在通往爱情的道路上，却不断地出现障碍。

事物总有巧合，他望着窗外弯弯的月牙，想到两个“七七”，一个是阴历七月七夕，是天上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，那爱情的悲

剧一直流传在人间。一个是今年的阳历七月七日，是芦沟桥抗战的日子，有了这一天，它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基础。他和叶雨芳的结合也就有了希望。

自从“七·七”抗战以后，周云的心情特别兴奋，白天积极参加抗战活动，晚上到院子里乘凉。

院子里有两棵古槐，到了晚上，槐树上的蝉鸣就停止了。通道旁夹着一道篱笆，篱笆上缠着喇叭形的牵牛花，在微风里颤抖着。月光如水，洒在牵牛花的叶子上，疏疏落落。给篱笆蒙上了一层薄纱。他多想揭开那层薄纱，看看天河上星星的秘密。忽然，那牵牛花的叶子抖擞了一下，一个窈窕的身影移到篱笆跟前。

周云的心里一跳，不由得想起待月西厢下的那个情节，悄悄沉吟：“月移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”一瞬间的闪念，激起感情上的一串浪花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！

周云没有做梦，果真是叶雨芳来了，他觉得叶雨芳比莺莺更要崇高，因为她有一颗革命者热情的灵魂。

“是雨芳么？”

周云轻轻地唤了一声，对方在牵牛花架下答应了，声音轻轻的，那么温柔，带着一种惶惑的感情。

“是我。”

周云多么狂喜，惊奇，兴奋，他想不到这么晚她还会来。

叶雨芳猜到了周云在想什么，特意问了他一句。

“你没有想到我会来吧？”

周云听出叶雨芳的话包涵几层意思，一时想不起怎么回答，就打了个迟。

“雨芳，我把你等来了！”

“我来呆一会，还要走。”

“你别这样忙，到屋谈谈吧？”

周云离开了院心，打开了房门，搀着叶雨芳的胳膊，小心翼翼的走进屋子里去。

叶雨芳是一位天资聪颖，而又细心的女性，她在和周云的交往中，总是有意识地观察周云的为人，观察周云屋子里的一东一西，从床上没有叠好的旧柞蚕绸被，书桌上零乱的稿纸，以及掉了油漆的木制钢笔杆，看得出来，屋子里零散的摆设，不仅反映出主人的经济状况，也反映出主人的生活习惯。大概周云非常关心时事，桌子上还放了一张刚出版的关于芦沟桥前线消息的号外。

“啊！你也看到了号外。”

叶雨芳容光焕发，从内心里发出呼唤，心情非常激动。

周云不知道叶雨芳为什么会激动，为了探索究竟，轻声问道。

“雨芳，你急什么？”

叶雨芳故意不去说明，只是眯着杏仁眼睛，盯着周云朴直热情的脸，神秘地微笑着。

“你想想，我们看了号外，还能在家里坐得住么？”

“坐不住又怎么样？”

“我参加了妇女救芦队，明天就到芦沟桥去。”

这年夏天，叶雨芳暑期考试完毕以后，积极参加校外的一些救亡活动。经柳亚雄的介绍，她参加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的救芦队，为了抢救芦沟桥前线的伤员，明天就要出发，叶雨芳带着一种愉快的心情来向周云告别。他们之间早已萌芽的爱情与强烈的民族抗日图存热情相溶，产生热烈的震波。

周云紧紧地握住叶雨芳的手，真诚地祝愿说：“你去吧，芦沟桥的枪声一响，我们东北人就有希望了。”

叶雨芳听到东北人就有希望的话，联想到她俩的幸福与前途，情不自禁地为周云那种兴奋的神情所感染，不由得红了脸，又翻了一下号外，郑重地问道：

“你听到南苑隆隆的炮声了么？传说丰台方面……。”

周云抢着说，“不是传说，这是确实消息，廿九军在南苑激战，收复了丰台廊房。”

“那么说，我们打了胜仗？”

“听说，通县张庆余的部队也反正了。”

叶雨芳点头称赞，“这次胜利可不小，北平各界都组织起来了，什么“北平各界抗战后援会”，“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”，到处给前方部队募捐，送慰劳品，送麻袋，我们的救芦队也要出发了。”

周云抢过叶雨芳手中的那张号外，望着那红色报头铅字，眼睛里闪出强烈的光波：

“中央社电：丰台与廊房被我军克复之捷报，于今午传至牯岭后，未几即传遍全山，并纷纷向本社探询真情，以求证实。得此确讯后，无不喜形于色，牯岭全区之商店与中外居民，均燃放炮竹，以示庆祝，此间各界并拟筹募，慰劳前方忠勇将士云。”

周云念完了号外，久久舍不得放手，不晓得是由于感情的激动，还是由于天气炎热，出了满头大汗。他敞开衣裳领子，迎着门口的凉风，觉得非常惬意。叶雨芳听周云读过那张号外后，她又拿起号外亲自读了一遍。她想到自己将离开家庭，走向社会，参加学生救芦队的工作，从内心里激发出控制不住的爱国热情。

她想到两天前周云参加战地服务团，亲自到了芦沟桥前线，便试探地问他说：

“你到芦沟桥前线，不是很高兴么？”

周云理智地问叶雨芳：“你母亲能答应你去前线么？”

“本来，母亲是不答应我参加救芦队的……。”

“后来，她怎么答应你的？”

“我好说歹说，好话说了多少，母亲想到我二哥也在芦沟桥前线，我们哥俩能有见面的机会才勉强答应了。”

叶雨芳想起叶林秋的时候，有一种深厚的感情，叶林秋不仅是她的骨肉胞兄，也是周云的知心朋友。他支持她求学上进，他也支持她和周云友好往来。在家庭中，叶林秋是唯一能理解她的人，能够帮助她的人。现在，从前线传来，不断地传来胜利的消息，她要求去前线的心情该是非常地迫切的。

“你前天去芦沟桥，看见我的二哥么？”

“我看见了。”

“他穿着军装么？”

“他穿着灰军装，还扎着武装带，可神气啦！”

“他的精神挺好？”

“前方士气很旺，人心振奋！”

周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讲起二十九军敢死队用大刀片和敌人肉搏的激烈场面。叶雨芳为他生动的叙述所吸引，两只杏仁眼睛炯炯闪光，一脸的惊奇。

古老的草场大坑的院落十分安静，蝉声早已沉寂，家雀进了窝。什么人在篱笆跟前来走去，屋子里的电灯雪亮，照得桌子上的牛皮纸信封闪闪发光。

周云从桌子上捡起牛皮纸信封，精神非常振奋，他快乐的对

叶雨芳说：

“我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。”

“你说吧！”

“上海《光明》主编给我来了信，我写了一篇参加战区服务团的文章，他们准备刊用。”

叶雨芳也替周云高兴，说：“那太好了，应该多写文章，明天早晨，我要步你的后尘，到芦沟桥前线去。”

“你们在什么地方集合？”

“在西直门里东大北校。”

“好！雨芳，到时候我去给你送行。”

周云跟在叶雨芳的后边，离开草场大坑那间小屋子，绕过院子里的篱笆，走到大街上来。快要分手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把脚步放慢了，互相望了望，虽然两个人在屋子里谈了半天，要说的话都说了，但仍觉得心里有一派未尽的余音，不能表达出来。默默地望望天空，天上的月芽弯弯，银河耿耿，牛郎织女两颗明星依依相望，大千世界，气象万千。

叶雨芳跨出院子的角门，槐树的疏影正照在她的脸庞上，她望望银河上的星光，若有所思地轻轻说了一句。

“今天这个日子多好啊！”

“七·七，我们永远忘不掉这个日子。”

周云意味深长地说了这句话，随着叶雨芳的脚步，来到角门的外边。

二 一 夜 之 间

周云从草场大坑的院子里出来，走到西直门里东大北校，他望见红油漆的木头大门，不由得涌起一股感情的激流。

“九·一八”以后，周云虽然在社会上流浪，却一直和东大同学保持着联系，这里有他的知心朋友和同乡，也有和他在一起战斗过的“左联”同志。他们的接近，不仅是因为面孔亲，口音熟，生活习惯相同，社会关系深，更因为大家都是流亡者，同舟共济，在命运上有一种天然的联系。这里包括着民族的和革命的感情，荣辱相共，休戚相关。

周云来东大北校，出出进进，不知有多少回了。在他的眼里，这里不仅是一所学校，且也是北平救亡运动的大本营。近几年来，几次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，哪一次和这里没有联系！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的旗帜，首先冲过那朱色木头大门，而后，飘扬在北平街头。东北各界慰问团的队伍，也是首先在这里集合，然后奔赴芦沟桥前线。至于旧学联召开的会议，东北各界救亡团体召开的会议，青年和文艺界召开的会议，他简直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明天，将有叶雨芳参加的妇女救芦队，也将从这里出发。他提前来到这里，准备给她送行，心情怎能平静下来呢。

夜深人静，周云的脑子里非常清爽，仿佛喝了一杯清凉剂，经过院外短短的榆树墙，跨过朱红色木头大门，绕过校长办公

室、学生会办公室和大礼堂，来到学生宿舍。因为时间很晚，有的同学回了家，有的同学刚刚就寝，东倒西歪躺在木板床上，有的盖着从东北家乡带来的麻花被，也有盖着从社会募捐来的春绸被，也有盖着斜纹布单的。西墙根放了一张长条桌子，上面放着同学们用的柳条包、牙具、讲义、杂志和传单，还有铅印的《简易毒气防御法》。郭克力坐在桌子南头，一边翻阅《简易毒气防御法》，一边起草一份发言稿：握着一杆蓝色钢笔，一只手不时搔搔两只招风耳朵，他在苦苦地沉思。忽然听到了动静，便抬起头来：

“啊，周云！”

周云悄悄走到郭克力的跟前，轻轻拍着他的肩膀，亲切地问道。

“老郭，这么晚了，你还在熬夜。”

“沈风抓了我的官差，让我起草一份发言稿，非让我连夜赶出来不可。”

周云听到郭克力提起发言稿，想起了上次去芦沟桥慰问的情形，由于他事先没有准备发言稿，临时仓卒发言，不晓得说什么才好，幸好沈风随机应变领着喊了口号，才使他下了台。

“沈风是一个细心的人。”

郭克力说了一句双关语，“做政治工作，就得细心，不能像你写诗歌一样，凭着自己的灵感。”

周云笑着说：“大概我又有灵感了，是不是方才沈风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沈风和柳亚雄方才来过了，和我谈了半天。”

“你们谈到了欢送妇女救芦队上前线的事情？”

“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送一位女朋友。”

“那一定是密斯特叶了。”

在东大的同学里，郭克力是一位老大哥，也是万事通，上至国家大事，时局战报，社会新闻，下至私人生活的来往，无所不知。他轻轻地提到密斯特叶，跟着便耸起蒜头鼻子，得意地观察周云那发红的脸膛。

“郭克力，今天我不和你闲扯了，我要找个地方睡觉。”

周云说话的功夫，望见南窗台底下摆着一张空床，床上铺着一张天津大五幅细布床单，一床黄色蚕绸被子，在绣花枕头底下，压着一封粉色的信皮，还有一只葫芦形的小提琴。他从这些现象中猜想到：这绣花枕头的主人一定有什么罗曼蒂克。

“谁在这床上住？”

“俄四班的唐大个子。”

“唐大个子不在家？”

“他出去和爱人幽会去了。”

周云困透了，拿走床上那把小提琴，拉开黄色蚕绸被子，囫圇个的睡下了。

躺下的时候，周云觉得自己的意识还很清醒。他知道这里原来是陆军大学的马棚子，东大同学流亡到北平来，没有住处，就把马棚子改成男生宿舍。经过打扫和清洗，住的时间久了，已经闻不到马粪的气味了。现在，屋子里充满了浓郁的油墨气味，还有烟草的气味。

每到一个新的环境，周云的神经本能地显得特别敏锐，在半眠的状态中，他能够感受到周围环境所发生的一切变化。那传单上的油墨气味是浓浓的，烟草味是辣蒿蒿的，还有人体的汗腥气味，时时地冲着鼻子。郭克力在灯下翻着传单和小册子，把纸

弄得哗哗地响。一会，大概郭克力把发言稿写完了，熄了灯，睡了觉，男生宿舍开始暗下来。学校院子里一片安静，大街上的小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，摩电车也停止了。全北平城陷入了死的沉寂。就在这死的沉寂当中，忽然发出一声巨响，玻璃窗子不由的震动起来，声音继续了较长时间。转眼之间，这个世界变了，屋里的电灯也亮了。

周云觉得有些奇怪，不知什么时候电灯亮了，许多同学都起了身，仿佛突然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情况，有的惊慌失措的收拾东西，有的交头接耳的说话，有的偷偷地溜到寝室外边。乱糟糟的，一片混乱。

“什么响？”

“大炮！”

周云本想问问郭克力，人早已不见了。答话的是郝如珍，郝如珍还是过去那种自来熟的样子，躬着水蛇腰，红红的大脸盘，外加上一副金丝近视眼镜，再穿一套绛紫色洋服，显得虚头巴脑。他记得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那天晚上，郝如珍表现得那样惊慌失措；日本人在天津暴动的那天晚上，郝如珍又是那么悲观失望。今天晚上又遇上了郝如珍，他觉得不是好的兆头。

“郝如珍，你别瞎说，大炮怎么会打到北平来？”

郝如珍反驳周云说：“谁说大炮打不到北平城里来，你不知道？天坛附近就落了许多炮弹，大概是日本人从南苑打来的，连警察阁子都炸飞了。”

周云不解地说：“昨天午间，〈号外〉上还说二十九军正在南苑激战。”号外上还说：“收复廊房丰台，仿佛打了胜仗。”

郝如珍反驳说：“昨天南苑激战不假，在激战中副军长佟麟阁牺牲了，随后就撤退了。蒋委员长说过：中国抗战，三天就要

亡国。”

“那是失败主义！”

“管你说什么主义，反正北平是守不住的，〈号外〉放的烟幕弹，你还信以为真。”

在周云的眼睛里，郝如珍是一个只会溜须拍马、贪生怕死的家伙，他巴结过天津国民党市党部的黄莲友，投奔察哈尔教育厅长高惜冰，后来又投靠臧启芳，拉拢同学，进行分裂东大活动。郝如珍的一举一动，都引起周云的警惕，他嘲弄郝如珍说：

“我的老同学，你为什么不呆在鸡公山，跑到这里来活动。”

郝如珍听到“活动”这个字眼，仿佛揭了他的老底，觉得非常刺耳，他的耳根子红起来了，鼻尖上的瘡子明溜溜的，不好意思地打掩护说：

“我来北平看看一些困难的老同学。”

“你是关心困难的老同学，还是想搞什么活动。”

周云穷追不舍，郝如珍已经很难堪了，不免有点恼羞成怒。

“这是两相情愿，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鸡公山那里真是山明水秀，可以安心读书，中央政府又发给大米白面，眼下北平就快丢了……。”

周云正和郝如珍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又有一些同学离开宿舍，因为行动太匆忙，连宿舍的房门都没有关上。风吹着敞开的门板，发出叭哒叭哒的声响，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咯咯嚶嚶传话的声音，更增加了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氛，仿佛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一个大嗓门在宿舍外边嚷嚷说：

“周云，你快点出来。”

周云慌张张地跑出了男生宿舍，才知道喊叫他的竟是郭克力。郭克力关心地拉住他的胳膊说：



“你怎么才出来!”

“怎啦?”

“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城了!”

郭克力的话音不大,却说得那么认真严肃,有一种沉重的感觉,仿佛暗示,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城以后,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。

他俩匆匆走出东大北校的院子,出了红油漆木大门后停住,望着西直门大街。

刚蒙蒙亮的时候,天色发白,残星隐现在天边,路灯闪烁着昏淡的弱光,在黎明之前,给古老的北平城涂上一层青灰色的颜色,迷迷茫茫,分不出大街小巷。在新街口邮局门口附近,一家紫子馆刚刚开市,还没有顾客,门缝里露出豆粒大的火光。

一会功夫,从新街口那里涌出穿灰军装的士兵,有扛着步枪的,背着大刀的,骑着马的,也有跟在马屁股后边小跑的,队形很散乱,人们慌慌张张地向西直门那里退去。

周云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,他很不理解,一夜功夫,北平竟发生这样大的变化,胜利变成了失败,希望变成了绝望,欢乐变成了恐怖。他呆呆地望着西直门大街,心里凉透了。

天上的残星落下去了,灰蒙蒙的夜色开始发白,那紫子馆里射出的灯光更亮了。有人上了大街。军队已经过完了。又过来一辆流线型小汽车,开足马力,一路扬着灰尘,向着西山那里奔去。

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。

在几分钟以前,周云还相信华北的抗战能够胜利,他昨天刚刚读过《号外》,那一连串的胜利消息难道都是假的么?只是为了放烟幕欺骗舆论界么?他不是为了欢送叶雨芳参加妇女救国队来到这里的么?摆在他眼前的事实是多么残酷、无情、绝望,而

居住在北平城里八十万人民的命运，不知道会由谁来掌握！

郭克力非常气愤而又泄气地对周云说：

“二十九军撤走了，一切都完了！”
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周云问着说。

“我们问问沈大个子吧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。”

在这关键时刻，郭克力想起沈风来。他领周云回了学校，进了收发室，赶忙打电话找沈风。电话占线，两次都没有打通。郭克力离开收发室。周云接着把住了电话机，电话串线，他听到有两位老人在电话里问答。

“省三仁兄，你可知道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？”

“听说宋公已离平去保，主持军机大事。”

“那么，冀察政委会，委员长一职，由何人担任？”

“据说，中央已有明令，由张自忠代理委员长，不日将就新职。”

“中央为何走这步棋？”

“以愚所见，无非委曲求全，尽量取得日本庄繁的谅解。”

“这不是亡羊补牢么？”

“我等忧国忧民，无所作为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

周云正想听下去的时候，电话里的声音中断了。他挂上了电话机，疲倦地打了一个呵欠，仿佛从一场恶梦中醒来。他睁大眼睛，看见收发室里的一些同学都在唧唧喳喳，显得惊惶失措。只有郭克力显得沉着老练，仰着南北头，毫不迟疑地说：

“二十九军全部撤退了，宋哲元去了保定。”
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郭克力为了让同学了解真实情况，有根有据地说：“这是冀察政委会内部来的消息，东总负责人于毅夫把消息告诉了沈太

个子，沈大个子让一位同学捎来口信，说日本兵和殷汝耕的冀东保安队不久将要进城，冀东保安队那里有许多叛徒，为了避免牺牲，让同学们赶快离开北平，到华北前线去参加抗战。”

那功夫，一个梳着背头的东大同学从外边跑进来。他披着一件竹布大褂，当着大家气喘嘘嘘地喊道：

“城里的人都逃到西直门去了！”

天色放亮了，北平的市民从夜里苏醒过来，已经知道二十九军撤退的消息，为了避免一场灾难，人们争先恐后地逃出了北平古城，大街上已经没有秩序，人流如潮水，杂乱无章地向着城外涌去。

周云上大街，立刻被那汹涌的人潮卷进去。谁都意识到北平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，谁也不太清楚究竟北平城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。许多人是自觉地、由于恐怖情绪的互相感染，受着客观环境的驱使，男人敞着小褂，女人披着头发，老人拄着棍子，有背包提兜的，有骑自行车的，也有啼哭喊叫的，大概人们逃跑过于慌张了吧！大街上扔着没有抽完的哈德门香烟盒，摩电的路轨上摔破了玻璃瓶子，谁家的小女孩丢了一只绣花红鞋。

周云快跑到西直门城门口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大亮，大街两旁的杂货铺还没有开门，浆子铺没有挂幌子，一列空的摩电车停在路轨上，西直门里的警察阁子全空了，没有一个警察站岗，城门敞开着。城门口堆积的防御沙袋还没有完全撤走，人群的洪流没有受到阻拦，一股脑从防御的沙袋上踩过去，又一股脑的涌出了城门。

周云感到非常惊异，他刚刚出了城门口，迎面涌过来进城的乡下农民，同样是那么惊慌失措，惶惶不安，男人背着包裹，女人抱着孩子，也有牵着毛驴的，乱糟糟的涌进城来。